

死囚牢 里的陪号



徐剑铭 / 著

一地镣声……
我在镣声的凄切中叩问人性，
为生命而祈祷。



辽海出版社



SOCIETY - N001

京华·大同



SOCIETY - N001
京华·大同

死囚牢里
手口題

陪号

徐剑铭 /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囚牢里的陪号 / 徐剑铭著.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085-2053-7

I. ①死…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4242 号

SOCIETY - N001

死囚牢里的陪号

著者——徐剑铭

责任编辑——邓锦辉

特约编辑——郭建霞

装帧设计——颜 禾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北小马厂 6 号 邮编 : 100038)

承印者——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70 千字

定价——38.00 元

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

——卡夫卡

用生命的体验思考生命的价值（代序）

陈忠实

我和剑铭相识相交几十年了，我俩既不是热爱到扎堆结伙，也不是互相提携你捧我吹。几十年过来，剑铭大约有两篇写到我们轶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一封对他作品点评的书信。然而我心里有个剑铭，或者说剑铭实实在在存储在我心里，遇着机会见面，握一把手就觉得很坦然了。剑铭小我两岁，如今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可我心里却始终萦绕着一个小小的核儿，就是温情，就是友谊。

《死囚牢里的陪号》这部书，剑铭给我，起初我不想看。原因是几年前我曾读过老作家丛维熙的一本书《走进混沌》，是写作者被打成右派，在劳改场接受改造期间的生活，阅读起来很痛苦，那种生活简直是惨不忍睹……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今后凡是写监狱劳改生活的作品，就不看了！为啥？痛苦不堪，不忍卒读！我知道剑铭这部书写的是啥，所以我也不准备读这书。和剑铭相交大半辈子，对他的遭遇我也知道，他那个案子我也比较清楚。很荒唐，荒唐到了让人无言，无话可说。剑铭出狱后我们无数次见面，我在他面前基本不提这件事……剑铭中途曾给我打过电话，问我看了没。我还是不想看。直到最近我才开始读，而且读得很认真，当然也很痛苦。

作品主要写的是他蒙冤入狱，又被派到死囚牢当“陪号”的经历。在那个社会最不堪的环境里，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与那些最不堪的人日夜厮

守，剑铭面对的这一切真令人惨不忍睹！剑铭这么一位作家，一位名记者，被抛入这样一种最不堪的环境里却能坦然处之，我对剑铭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深感敬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剑铭的冷静与清醒，他既把这些人当作死囚犯人，又把他们看作生命走向最不堪的境地的人来对待，以作家的良知来理解或者叫剖析他们走向不堪的心灵轨迹。书中有一个细节，看到那时我的心都在打颤——几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明知道自己明天就要被拉出去枪毙，晚上，他们还在打扑克，而且打得很认真，谁出错了牌还要遭到“对家”的指责……哎呀！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态啊？

这时我才忽然认识到我过去不大注意的，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对人的命运有着重大思考的徐剑铭。他在那种最不堪的环境中，自己又身负奇冤，却在对生命、对社会进行着深度的思考；而正是因为这种思考源自作者血泪交织的生命体验，有着令人震撼的真实，才使这部书有了更深的更重要的价值。而这部书的出版，不仅要对它的文学艺术价值作出评价，更重要的是，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样本。通过这个样本，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法律的健全，而且还要思考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的社会……我觉得我们的舆论应当有勇气把这本书推出去，让它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让那些权力者们看到并引发他们的反思，尤其是让那些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看到这部书。这比我们这些文人在这里空谈要强得多！

这两年，剑铭写得作品很多，读都读不过来。听人说，《死囚牢里的陪号》是剑铭作品的顶峰，我要说，且慢！徐剑铭还有《血沃高原》，还有《立马中条》。《立马中条》写得气壮山河……所以我说，剑铭的作品是群峰林立，各有建树！

祝贺老弟创作的丰收和升华！

目 录

代序.....	陈忠实	001
引子 我被逮捕了		001

上卷

黑暗中的眼睛

这号房有十五六平米，进门是条窄窄的走道，不足一米宽；走道尽头的墙角竖着一个一米多高的小便池（后来知道号子里称这为“毛驴儿”）。除了这些，整个房子便是一排两头挨墙的大通铺了。叠起的被褥摆在铺的最顶头，光溜溜的硬板床上站着十几条汉子。我进来时，他们还在床上来回走动，像逛街；我一进门，他们便停下了，目光齐刷刷投向我。

01 号子	007
02 潜规则	021
03 邪门的雅马哈	027
04 第一夜	041

号子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然而，在这个恶人称霸的世界里，我却常常看到一道令人怦然心动的别样风景——早饭前或者晚饭后，那几个精力过剩的小盲流便赤着脚在大通铺上交叉换位地走着“猫步”。这时，只要有人起个头，号子里马上就会响起一首无人指挥的小合唱……

05 检察官	053
06 弱肉强食的小世界	059
07 状子	070
08 审判长	078
09 被告席上	086

我在锄地时偷偷打量过这些死刑犯：他们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青面獠牙”，七个戴镣的死囚跟平常人毫无二致，有两个年轻点儿的，竟然长得很帅气……所有人的神色都是沉静的，看不出惊恐，看不出哀愁，也看不出凶残。那几个年轻点儿的，甚至有时还露出一缕轻松的笑容……放风结束，管理员在远处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便很有序地朝号子走去，哗哗的镣声撒了一路。

- 10 好一片太阳花 097
11 死囚牢 104

中卷

死神的镣声

这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前后有四个窗子，虽然窗上罩着铁丝网，但四个窗子空气对流，显得清爽多了；每个窗子的铁丝网后面都有一台风扇，想来夏天也会很凉快；号子里是南北两排床，南边七块，北边六块，我数了数，号子里连我十四个人，基本上是每人一块板，这是小号子没法比的。更让人惊奇的是：号子的墙上竟然挂着一个老式的马蹄表！那表滴滴答答地走着，提醒着人们时间的流逝。

- 12 老式马蹄表 111
13 一句话决定男人生死 121
14 “小自由” 128
15 越狱 134

监号是座特殊舞台，天天有人上场，也有人下场。

- 16 “清明节” 140
17 沔河岸边 149
18 “江洋大盗”的叹息 161

19	公判大会	167
20	国庆节	174

我的心像被猫抓一样，乱糟糟的。我为那位热情善良又因心不设防而惨遭杀害的山东姑娘深感心痛，同时也为眼前这个凶手感到惋惜……他还是个孩子啊！原本前程似锦，却因一时欲火烧身而黄泉路近……人，真的是性本恶么？

21	大学生	186
22	“万恶之首”	193
23	老村长与老法官	203

铁柱儿抖着脚镣，爬到床里边找纸和笔，让我一句一句地说，他边重复边记。很多字他不会写，也不问我，画个记号就算记下了。从那天以后，他不再唱旦了，翻来覆去地唱我教给他的那两段花脸……铁柱儿很认真，很投入，一再对我说：“我上刑场时一定唱，一定！”

24	孩子们	213
25	刑场上不许唱秦腔	220
26	“死亡之地”的诗与梦	231

老庄管常常感慨地说：“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
“外头”是指社会上；“里头”是说监所、号子。

27	小社会	241
28	黑暗中的欢呼	246
29	世事	255

下卷

人间的罪与罚

一个“披枷戴锁”的死囚犯泪眼巴巴地对我说：“徐……徐哥……我说句不敬的话：今儿个是你过生日，也算为我送行吧！这怕就是我最最后一次喝酒了……人、人啊……”

其他几名死囚犯也叹息着摇头，摇出一脸的泪珠儿。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真的，生与死，在号子里是一个令人心悸的话题，但却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 30 生日宴会 267
- 31 母亲的坟茔 275
- 32 小号 279

北风凛冽，雪花飘飘。阳台上，老妪的白发在风中飘动；那年轻女人将孩子双手举起，女人身穿孝服，头上缠着白色的孝带；而她双手高高举起的孩子，却浑身上下都被白布裹着，小脑袋上是顶白色的帽子，腰间系着的孝带被风吹开了，长长的带子在风雪中飘飘摆摆，像一串白色的蝴蝶上下翻飞。

迷蒙的风雪中，我听到孩子的哭声隐隐传来……

- 33 “古城大盗” 284
- 34 《打赌》 306
- 35 雪中的飘带 313

罗红军叹道：“有句话是我在南方打工时听来的：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这话在我身上应验了啊！”

- 36 两条命 325

37	“杂碎”	334
38	上帝让他灭亡	342
	尾声 判决日	353
	后记	357

引子



我被逮捕了……

1986年，是农历的虎年；2月18日，是虎年的大年初十。

报社虽然已经收假上班了，但朋友们的节日聚会还在轮流进行。这天是薛林请客，设家宴招待报社的朋友。下午三时许，朋友们翩翩而至。那天来的有章树兴、褚子雍、李敏、赢琪、王兰、张强、左翰英和我。

薛林家是西安的老户，住的是小巷深处的一座单门独院；院子很大，很宽敞，一进门就是一座小花园。可惜时值初春，花木尚在沉寂中等待。若至春浓时节，这里必然已是一片芬芳。

小巷中，不时有稀疏的鞭炮声传来。

薛林是两年前考入报社的。此前他是位工人，在外县工作。前两年，我在一杂志社主持编辑工作时，他常给我们投稿。他的小说写得不错，这几年在文学圈里已渐成气候。

女主人是位温厚纯朴的女工。他们有一个儿子叫末末。我问小家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小家伙偎到我的怀里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生的，爸爸就叫我末末。”

末末八九岁的样子，胖乎乎的，像个大头娃娃。

四时许，薛林夫妇请大伙入席。宴席上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十几道家
常菜还是挺丰盛的。

我这个人有点儿“人来疯”，平日在家滴酒不沾，到了朋友们聚会的场
合却开怀畅饮，非当场放翻几个不可。一位书法家曾笑书一幅“长安酒徒”
的大字赠我。在座的朋友也知道我的毛病，轮番与我斗酒，乃至猜拳行令。
酒一多话便多，五马长枪，云天雾海，我的情绪空前亢奋，而宴会的气氛
也热烈而欢快。

然而，好景不长。

五时左右，屋门外走进一个人，是报社的保卫干部庄旭。庄旭脸色阴
沉地朝我们点了点头，便示意章树兴出来一下。老章走到门口，和庄旭搭
讪了两句，趑回身，幽幽地说：“润鸣，你……出来。”

宴会的气氛骤然变得阴冷起来。

我放下酒杯，走出门，没等我和庄旭搭上话，一位穿检察官制服的人
便凑了上来。这个人我认识，朱晓，市检察院检察员。这一刻我有点儿明
白了：检察院还是要揪住我那点儿屁事不放，今天是打上门来了——虽然这
里不是我家。

“找个地方谈谈吧。” 检察官说。

“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谈吗？” 我问。

主人薛林也出来了，见到这种阵势，急忙招呼，说你们到我家后院书
房谈吧。

薛林的书房中间摆了一张方桌，我在方桌北边面对屋门而坐，检察官坐
在左边。落座后是沉默。我不想跟他说什么，半年多的纠缠，我早就烦透了。
朱晓从桌子上拿过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记得他好像不抽烟的，这个吸烟
的动作显然是一种掩饰。掩饰什么呢？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祥之感，眼前似乎将
有什么事要发生……能有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一点也不犯怵。我不是个
胆大的人，可对于任何突兀而至的风云都会保持从容。君子坦荡荡，我怕什么？

僵局是检察官打破的，他望着方桌上散落的麻将牌，搭讪地问：“刚才，
你们还玩牌了？”

这是没话找话。我说：“找我有啥事，直说吧！”

他吸了口烟，问：“你对你的事还有什么想法？”

想法？我的想法就是你们没事找事，吃饱撑的！我没犯法，根本轮不上你检察院呼来唤去。记得有一次，我在检察院拍案而起，忿忿地说：“你们如果认为我有罪，那就把我关起来好了！”那时，我虽这么说，却断定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王法森严，不治无罪之人。我坚信。

现在看来，这“坚信”是多么迂腐！

我冷冷地答道：“没什么想法。你们看着办吧。”

朱晓站了起来。就这一瞬间，我看见从小院门口冲进来一票人马，一个矮个子的警察在前，后面是四个手持冲锋枪的武警。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肩扛摄像机的记者。

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要动手了！

荷枪实弹的武警冲进书房后迅速散开，四个乌黑的枪口从不同的角度对准了我。朱晓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那个矮个子的警察掏出一张纸晃了一下，粗声憨气地说：“经市检察院批准，对徐涧鸣实施逮捕。”

果然是风云突变！面对着四个黑洞洞的枪口——应该是五个，那个矮个子警察手里还有一支短枪，不过没有举起来对着我——我心里却涌上一个怪念头：可笑！像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哪用这么多人，带这么多家伙呀！随便来个人对我来说就是老鹰抓小鸡……

那记者的摄像机始终在围着我转。

那警察将逮捕证放到方桌上：“签字吧。”

我从衣兜里掏出钢笔，飞快地签上我的大名。我知道，从我签下这三个字起，我，一个诗人、记者将被拽进罪犯的行列。我没有像阿Q那样端详那个圈画得圆不圆，半秒钟的犹豫后我在下面又添了一行字：1986年2月18日。

签字的时候，我看清了，逮捕我的理由是“索贿”；逮捕证上盖着市公安局局长的大印。

我自觉地双手并拢伸出去，我看到那警察已将白花花的手铐亮了出来。这时候，任何挣扎反抗都是愚蠢的。

戴手铐的我绕过方桌走出屋门。门口站着小末末和他的母亲。那孩子紧紧偎在妈妈的怀里，善良的女主人用一种惊恐的眼神望着我，嘴角轻轻蠕动着，没有说出话来，但我却读懂了，她想说的是：“保重……”

走到小院中间，检察官和那些警察站住了，不知在讨论什么，隐隐地

只听到两个字：抄家。我也在枪口的监视下停住。我那几位朋友大概是没有经过这场面，或者是不忍看我这副狼狈相，躲在设宴的小屋没出来。院子里只有章树兴一个人默默地站着。

今天是晴转多云，中午我是披着初春的阳光来的。现在几点了，我不知道，只见淡淡的暮色已涌进小院，小院里也明显有了晚风的凄凉。

我站在院子中间，与我的好友章树兴相互望了一眼。他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朋友们说些什么，但刚刚发生的这一幕却使我感到了愤怒。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啊！过去我曾对朋友们说过：我这个人毛病不少，但犯法的事不干。如果有一天公安局半夜敲门，我会笑着对他们说：同志，你找错门了吧……现在，公安局的确没有敲我家的门，却结结实实地给我戴上了铐子！

对不起了，薛林！对不起了，女主人和小末末！大过年的，因为我，让你们这平静祥和的家园徒生了几多肃杀之气。唉！千万别吓着孩子啊！对不起了，朋友们，我知道欢宴将在这阴影的笼罩下结束，朋友们将怀着一腔惆怅而去，可我……等着吧，朋友们，等我走出冤狱之后再设宴为大伙压惊赔罪吧。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警察和检察官商量完了，就在他们向我走来时，我冷冷地笑了一声，只说了一句：“简直是无法无天！”

没有人搭理我。沉默的枪口，沉默的人，只有那个扛摄像机的记者左拐右闪地抢拍着我走出小院的镜头。我得对得起这种抬举，让小伙拍出点出彩的镜头。于是我脸上漾出轻松的微笑，脚下走出闲散的步子。这些不完全是装出来的，因为我心中不完全是愤怒，也有对这场飞来横祸的藐视。

我被几名持枪的武警前后押解着，但公平地讲，他们却和我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也没有一句冷言恶语。走出小巷，我看见迎面一家工厂里涌出一群下班的工人。我想，他们一定会驻足观望或围拢上来看热闹吧？但是没有，他们表现得很淡漠，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便各奔东西了。

巷口停了一辆白色面包车，一位年轻的武警似乎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坐后边吧？”

面包车开出小巷后便响起了警笛。

上 卷

●
●

黑暗中的眼睛



